

梦断红楼月半残



曹雪芹

的一生

一

徐淦生◎著

文艺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梦断红楼月半残

——曹雪芹的一生

徐淦生 著

—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断红楼月半残/徐淦生著.

-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8

ISBN 7-80171-015-0

I. 梦…

II. 徐…

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2022 号

梦断红楼月半残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1.25 字数 578 千字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48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梦断红楼三百年，
天涯何处大观园。
无端两度遭惨变，
萧寺嗟斋围破毡。
千红万艳承可哭，
隐真演贾更辛酸。
苦海冤河凭谁述？
黄叶村中寄笔端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重 丧	(1)
第二章	滴漏声催秋雨急	(21)
第三章	燕雀齐飞残月天	(58)
第四章	山雨欲来风满楼	(123)
第五章	寒山失翠	(185)
第六章	暖日烘梅苦未苏	(335)
第七章	寄居萧寺	(472)
第八章	绣 春	(575)
第九章	十年生死两茫茫	(684)
第十章	不如著书黄叶村	(797)
尾 声	魂归离恨天	(892)



第一章

重 丧

公元一七二一年，清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初的一天夜里，二更多天。两骑快马在朦胧的月色下飞驰而来，他们来到东直门城门外翻身下马，两个人掏出腰牌举在手里，冲着城门楼子上大声地喊：“城上哪位爷该班儿，您给开一扇城门缝儿，我们是给康熙老佛爷送密折的。”

“你们是从哪来的？”城门楼子上站岗的旗兵在发问。

“江宁，江宁织造署，曹大人有密折奏闻哪！”

“等等儿，容我回禀一声千总老爷。”

“劳您驾啦！劳您驾啦！”

约摸着过了两袋烟的工夫，吱吱扭扭地城门开了一道缝儿，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当官的。江宁织造署专送密折的家人，一年不知道得来多少趟，他们明白出来的这位就是门千总，于是赶忙上前请安：“给门千总老爷请安！”

半夜三更的把千总老爷给提（dī）溜起来，他当然不高兴，可有密折奏闻他又不敢耽误，所以才耷拉着脸子，问了一句：“腰牌呢？”



“瞧瞧，请验腰牌。”其中的一个家人举起腰牌接着说：“奴才马志明，北京人，四十一岁。”

门千总身后的旗兵凑过来举起灯笼照亮儿，门千总念着腰牌上的铸字：“马志明，黄面无须，四十上下，身高七尺，北京口音。”他看了一眼马志明，点了点头。

另一个家人没等再问，已经把腰牌举了过来：“奴才安泰，正白旗包衣，三十五岁。”

门千总验看他的腰牌：“安泰，色黑体壮，三十上下，身高六尺，北京口音。”他看了一眼安泰，说了句：“放行！”

千总身后的旗兵把城门又开得大了点儿，马志明从怀里掏出来一锭二十两的元宝，双手捧到千总面前：“回千总老爷，我家大人说了，半夜三更的惊动老爷跟弟兄们，实在是不过意，这二十两银子，求您赏给大伙儿买包茶叶喝，您可千万别……”

门千总用手指了指他身后的旗兵，一扭头走了。马志明会意，忙把银子交给旗兵，跟后边的安泰招招手，两人拉着马进了东直门。纵身上马、双足点蹬，又给了马屁股上一鞭子，好在夜静更深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相隔三十几丈才有一根杆子，上边点着一盏小油灯，过一个时辰有人背着梯子来给添一回油，这种街灯你说它没用吧，可亮着哪，你说它亮着吧，可什么用也没有，诚所谓徒有虚名。

马志明、安泰来到东华门外，把马缰绳拴在树上，步行过了护城河，给门卫的旗兵请了安说明来意，门卫让他们到



回事房去递密折。

马志明、安泰站在回事房门口喊了声：“回事。”

屋里有人搭碴儿了：“哟嗬！这是哪位呀，半夜三更的还回事哪？您就进来回吧。”

“瞧瞧。”马志明跟安泰一前一后推门进了屋，一瞧原来认识：“哟！敢情是孙公公该班儿，敢情好，敢情好。”一边说着一边请安：“孙公公吉祥！您老人家可是发福啦！”

“哟！是你们二位，江宁织造署曹大人派来的。有什么急事儿。啊，我能打听打听吗？”

“瞧您说的……我们大人病了，病得还挺重。连这折子都是苏州织造李煦李大人代上的呀！”

“哎哟！——曹大人连密折都写不了啦！”

马志明从怀里掏出来一个锦匣，连同密折双手放在孙公公的书案上：“这是我家老爷跟李大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一块汉玉，半夜三更又得劳累您进去跑一趟。”

“哎哟——远啦！远啦！我跟曹、李二位大人可是莫逆之交，年底下他们进京述职，我得罚他们！好嘞，我马上把折子送进去。你们二位也骑了一天的马啦，累得够呛，早点歇着去吧。”孙公公把锦匣揣在怀里，点上灯笼拿上奏折走了。

孙公公手里提（dī）溜着“气死风”的灯笼来到乾清宫，他抬头瞧了瞧，天边一钩冷月照在殿脊上的飞檐，时而闪着反光，殿门外雕栏玉砌庄严肃穆，再加上夜深人静鸦雀无声，总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，这时正巧吹来一阵冷风，吹得



铁马声声更加使人不寒而栗。孙公公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只好怯生生地一路小跑儿来到乾清宫的殿门外，他先定了定神儿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殿门果然从里边慢慢地拉开了一条缝儿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孙公公提起灯笼来一照，赶紧请安：“梁总管，是您老人家该班儿，您吉祥，您吉祥！”

“什么事儿啊？”梁九功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密折奏闻。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江宁织造曹寅、苏州织造李煦。”

“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康熙老佛爷日理万机，多累呀，这两天睡的又不安稳，这才刚刚眯瞪着……”

“这可不是晴雨折、请安折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送密折的人说……”

“什么人在外边说话？”从殿内传出来康熙皇帝的声音。

“噫。是奴才，今有江宁织造曹寅、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奏闻。”

“拿进来。”

“噫。”总管梁九功接过奏折跟孙公公挥挥手，孙公公会意，一安到地，然后起身退出乾清宫。

乾清宫的东配殿内点着了蜡烛，康熙皇帝翻身坐起，含了口茶水漱了漱口，然后把水喷在地上，梁九功把奏折摆在小炕桌上供皇帝御览，这份奏折是苏州织造李煦代替江宁织



造曹寅写的：“江宁织造臣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，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，卧病数日，转而成症，虽服药调理，日渐虚弱。臣在仪真视掣，闻其染病，臣遂于十五日亲至扬州看视，曹寅向臣言：‘我病时来时去，医生用药，不能见效，必得主子圣药救我，但我儿子年小，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，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，求你替我启奏，如同我自己一样。若得赐药，则尚可起死回生，实蒙天恩再造’等语。臣今在扬州看其调理，但病势甚重，臣不敢不据实奏闻，伏乞睿鉴。”

康熙皇帝看完奏折一声长叹：“唉——”

梁九功赶紧凑上一步：“怎么了？老佛爷，江南能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曹寅比朕小几岁？”

“您怎么忘了，他比老佛爷小四岁啊，今年五十五，曹大人他……”

“发症（yào）子。”

“老佛爷您别着急，这种病在江南可并不罕见哪。”

“弄不好也能要了命。你派人传太医马上把外国进贡的‘金鸡纳’送来，这种药治疟疾确有奇效。”

“噫。”

“要快！”

“噫，噫。”梁九功一安到地，转身退下。

康熙皇帝抓起朱笔在李煦奏折的空白处批道：“你奏得



好，今欲赐治疟疾的药，恐迟延，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，限九日到扬州。但疟疾若未转泻痢，还无妨，若转了病，此药用不得，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（剂）而伤人者，不计其数，须要小心。曹寅无肯吃人参，今得此病，亦是人参中来的。”

“此药专治疟疾，用二钱末，酒调服，若轻了些再吃一服，必要住的，往后或一钱或八分，连吃二服，可以出（除）根。”

“若不是疟疾，此药用不得，须要认真，万嘱万嘱万嘱！”

七月里的扬州骄阳似火，酷暑难当。可是曹寅盖了三层棉被，仍然冷得发抖，他全身瑟缩成一团，控制不住自己的上牙打着下牙，咯咯作响。然而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又热得不行。岂止被子盖不住，就连身上穿的单衣单裤都要脱掉，只是碍于身份、体面不能如此而已。让两个仆人轮流打扇、喝凉水、嚼冰块儿，都难解这如火攻心的感觉。时而发寒，时而发热，一天十二个时辰总得折腾这么三四回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怎么经得起，受得了呢？

到了七月二十三的卯末辰初之际，晓风拂去了天边淡淡的残月，晨雾在曦光中也渐渐地消失。曹寅从睡眠中憋醒，觉得自己一阵中气上不来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通体冰凉。他很费力地睁开双眼，看见守在自己床边的儿子连生在打瞌睡。曹寅真不忍心叫醒他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快不行啦，生死仅在瞬间之间，于是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连生。”



连生从梦中惊醒：“阿玛，您醒了，想喝口水吗？”

曹寅摆摆手：“你奶奶怎么还没到啊？”

“家里已然打发人连夜过江报信儿来了，说奶奶今天起五更动身，午饭前一定赶到。”

曹寅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唉——只怕来不及啦……”

“阿玛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儿子承受不了，您要是觉乎着哪不合适，我马上给您传大夫去。”连生一边说着，禁不住泪滴腮下，哀声颤抖。

“……你就不用伤心了，去把你大舅请来，我有事儿要交代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连生站起来，转身要走。

“哎，等等，我先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
连生又回身坐下：“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曹寅看了他一会儿，有些困惑、迷惘地问：“孩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连生有点奇怪：“二十一呀。”

“脑子一阵阵的迷糊……你长得身材高大魁梧，文武全能。康熙老佛祖夸过你好几回，我去之后，这江宁织造的差事，很可能由你袭职，你可要记住四个字，“仕途险恶”呀！十几位皇阿哥，一个比一个精，老佛爷一旦晏了驾，这皇位之争必然是一场大乱哪。老佛爷在一定能庇护着咱们曹、李两家，老主子升天之后，就是我常说的：“树倒猢猻散啦！”

“阿玛！”



“你一定要慎之又慎，谁也不能得罪，更不能跟着他们趟这浑水呀！”

“瞧瞧，儿子记住了。”

“再有就是咱们家为接驾，亏空的帑银……算了，跟你说也没用，还是请你大舅来吧。”

“瞧瞧。”连生也看得出来，父亲真的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，他回身冲出门去，请来了自己的舅父李煦。

衣冠不整的李煦，跌跌撞撞跑进曹寅的卧室，扑伏在床边，双手紧紧握住曹寅的手：“妹丈，你觉乎着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多两。两淮商欠钱粮也不少，共总得在二十三万两左右，无资可赔，无产可变。叫人死不瞑目啊！求主子恩准我再接任一年盐差，但要大兄代管就能补齐，您看……”

“行，行。我马上就写折子，只要你能安心养病，圣上赐的药这两天一准能到。”

曹寅摇摇头，转过脸去看了一眼儿子。

连生会意，往前凑了凑：“阿玛，您是要跟我说话吗？”

曹寅歇了口气，抬手指了指窗外。

李煦和连生彼此看了一眼，但是都不解其意。

曹寅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一日之际……在于晨，一年之际，在于春，一生之际……在于……勤哪！”言罢二目涌出两滴慈心泪，溘然长逝。

“阿玛！阿玛！……”连生呼之不应，唤之不醒，他不顾



一切扑倒在曹寅的胸前，声嘶力竭地哭喊着：“阿玛！您不能走啊，不能走啊！撇下我们孤儿寡母，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鸣，您让我们可怎么办哪？我虽然长得身躯高大，可我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是个孩子……”

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李煦已然顾不上劝慰外甥节哀少恼了，他自己也是顿足捶胸、呼天抢地，老泪纵横啦！

仆人跑进来十多个，见此光景刷拉拉跪倒一片，他们想到大人平日对自己的恩惠、和善、济困、宽容等诸好处，无不感于肺腑，震撼内心。一阵阵悲从中来，一个个椎心泣血。

就在这大厅内一片泪雨横飞，哭声大作的时候，忽然，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仆，满脸喜色地跑了进来，大声疾呼的禀道：“回大人，夫人到啦！”

大厅里的人们听到这声禀报，哭声戛然而止。来通禀的年轻人见此情形愣住了。他进退两难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恰在此时，一个小丫环搀扶着曹寅的妻子，李煦的胞妹步入大厅。曹夫人走进来略一观察，心中已是一阵心颤。再加上自己的儿子满脸是泪，跪趴在自己的膝前，痛心疾首的喊了一句：“奶奶！阿玛已然升天啦，您来晚了一步啊！”一言未了一头撞在母亲的脚下。

李煦生怕自己的妹妹过于激动，一时难于承受，他急走两步来到门边，“姑奶奶”三字尚未出口，曹寅的妻子一阵闭吸，竟然昏厥过去，幸好被小丫环一把扶住，才没有跌倒。只在原处瘫坐于地。这时众人围上来捶砸挽叫，也有人忙着



去传大夫的，李煦掐住妹妹的人中，让小丫环给夫人盘上双腿，连生又哭又叫，过了好一阵子，曹夫人才算哭出声来。听到她的哭声虽然大家松了一口气，可是这凄婉的哀声、号啕的悲痛，又引得大家纷纷落泪涕泗交流。

李煦毕竟年长几岁，阅历较多，他自己先止住悲泣。然后走到妹妹身边，悄声地说：“姑奶奶，常言说得好：‘人死不能复生。’眼下一是要上折子，奏明天子。二要料理妹丈的后事。还有亏欠帑银的大事，都得你拿大主意呀！还是节哀少恸为先。”

曹寅的夫人出自名门李氏，自幼深得其父广东巡抚李士桢的教诲，知书达理，很是个拿得起、放得下的女中俊杰。这位夫人长在深闺，锦衣玉食，使奴唤婢，前仆后拥，敢说是要月亮不给星星，可是她并不骄纵自己，从不妄自尊大作威作福。这样家庭出身的姑娘的衣着，自然是花团锦簇绣带飘香。可是这位姑娘则着眼于端庄、大气、淡雅、清脱。这样的举动自然和她的学识、性格是分不开的。如今丈夫暴亡，对她来说自然是晴天霹雳，但是她听明白了哥哥话中的含意。所谓料理后事，其中还包括儿子连生能否袭职江宁织造，亏欠钱粮如何补齐等等诸多事宜。因此曹夫人强忍住这巨大的悲痛，无限的哀伤，擦干了泪水，抬起头来看着李煦说：“还求大哥帮我一把。丧事并不难办，只是……”曹夫人一言未尽，就听见从前边迭声传来了通报之声：“圣旨到，传李煦接旨！李煦接旨！”



圣旨的到来李煦并不意外，他连忙命仆人取了官衣儿穿上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前厅。过了不到一顿饭的时间，李煦双手捧了圣旨跟一个锦匣走了回来，恭恭敬敬地放在曹寅尸体旁边的桌子上。他抑制不住自己激动和悲哀的心情，跪倒在地高声哭道：“妹丈啊妹丈，康熙老佛爷连夜御赐驿马，六百里加急，限九天到达扬州，给你送药来啦。可惜呀可惜！可惜只差一步啊！”

李煦当天便有一道加急奏折，奏闻天子：“江宁织造臣曹寅与臣煦俱蒙万岁特旨十年轮视淮鹺，乃天心之仁爱有加，而臣子之福分浅薄，曹寅七月初一感受风寒，辗转成疟，竟成不起之症，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……”

奏折摆在康熙皇帝的龙案上，康熙看完奏折，他身边的侍卫、太监和宫女很长时间没有发现皇帝再抬起头来，金碧辉煌的乾清宫，此时此刻好像掉一根绣衣针都能听见，死一般的寂静令人惊魂丧胆，使人窒息。突然，低低地饮泣之声传人人人们的耳鼓，大家循声望去，原来是万岁爷发出来的抽噎之声。梁九功跟了康熙皇帝大半辈子，可以说极少见过万岁落泪。所以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康熙背后，想看看到底是谁上的奏折，会让康熙老佛爷如此伤心，但是，他看到的则是泪痕湮晕，字迹模糊，梁九功心里一惊，不由得屈膝而跪：“老佛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得珍惜龙体啊！”

梁总管的一句话引得所有在场的侍卫、宫女、太监一齐



跪倒：“请老佛爷珍惜龙体！”

康熙皇帝慢慢地抬起头来，跟大伙儿挥了挥手：“都起来吧，没你们的事儿。”最后他把目光落在梁九功的脸上：“金鸡纳没有送到，曹寅就死啦！”

“呦！”梁九功着实吓了一跳。

这位大清国的一代明君，堂堂的康熙大帝，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江宁织造，内务府包衣下贱的奴才曹寅会如此器重，如此感伤，如此饮噎悲戚泪不成声？这其中自然有一段历史渊源。这得从曹寅的家世说起。

曹寅的曾祖父叫曹锡远，是跟着多尔衮从东北打到北京来的，当时叫“从龙入关”，归内务府正白旗，因为他有战功，赠光禄大夫，后调任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。

曹寅的祖父叫曹振彦，作过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，山西大同府知府，两浙都转运盐使盐法漕，锡远逝后接任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，授光禄大夫。

曹寅的父亲原名叫曹尔玉（他有个哥哥叫尔正），因为皇帝在给他的诏书中，误将“尔”“玉”连在一起，变为“玺”字，曹尔玉急忙上折谢恩，谢皇帝改名。大概皇帝给改名不白改，怎么也得赏个万儿八千的，比得银子更为荣耀的是皇帝赐名。这说明皇上的喜爱，帝王的恩宠。所以曹尔玉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更名曹玺。曹玺继父任仍为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，赠工部尚书衔。他的妻子是孙氏。当孙氏二十三岁那年（一六五四年，清顺治十一年、甲午）的三月十八日，